

理论探索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石华鹏

写作的生命就在于原创。原创不是刻意求新求异,而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经验和想象力的自然流露。原创不是重复已知的世界,而是写作者用独特的视角去发现和创造不为人知的世界。写出与众不同的东西,写出不为人知的世界,这代表了文学原创的价值所在,当然也代表了原创的艰难所在。因此,写作者要不断“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不仅是一种写作技巧和写作道德,更是写作者确认自我、与世界深度对话的方式

近段时间以来,“文学就是原创”的声音得到越来越频繁的强调。实际上,这本是一个不用过分强调的常识。但当常识受到忽视时,对常识的重申也就变得非常必要。文学创作可能会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可能会包含对传统的借鉴,但最终应该呈现出写作者的独特思考和崭新表达。这正如鲁迅在《不是信》一文中所说的,“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写作的生命就在于原创。何为原创?我想到两个词语:“与众不同”和“不为人知”。第一个词是阿根廷作家塞萨尔·艾拉说的,他认为“一个作家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优点,就是与众不同”。第二个词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到的,他认为小说家应该“是一个发现者,他在摸索中试图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写出与众不同的东西,写出不为人知的世界,这代表了文学原创的价值所在,当然也代表了原创的艰难所在。当打开电脑敲下第一行字,写作者要保证此后的每一个字、词、句、篇都要与众不同,表达出不为人知的东西,这何其艰难!它们像山峦一样横亘在写作者脚下,我们必须一点一滴地去踏平它们。

可以这么说,每一部在文学史上留下印记的经典作品,无不是原创性的一次胜利。有多少部经典作品,原创性便有多少个呈现维度。譬如,鲁迅的《呐喊》与《彷徨》开创了现代小说思想批判的经典范式。其中的一篇篇作品,将各色人物置于人性的锋利手术刀下加以观照,凸显了“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老舍的《骆驼祥子》以祥子买车的“三起三落”为主线,聚焦底层劳动者在时代洪流中的苦难命运,显示出强大的人道主义力量。沈从文的《边城》以湘西边地叙事为根基,建构了一个诗意、干净的审美世界,让地域风情与人性之美完美融合,抵达了他心念的“精致,结实,匀称”的“希腊小庙”。正是这些作家对原创性的不懈追求,成就了一部又一部具有不朽价值的经典作品。这一系列作品彰显出思想的深刻性、艺术的独创性,在不同年代的读者之中产生了广泛的回响。

在外文学作品中,谈到原创性和典范性,自然绕不开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我们读《包法利夫人》,会被它的人物、故事和精湛艺术折服。读了福楼拜的书信,我们才会发现,当年他写《包法利夫人》时经历了莫大的困难和痛苦。福楼拜在给友人的信中坦言,写作进展缓慢,“拦路虎”众多。譬如,结构上的——“情感的衔接使我痛苦万分,而这本书中的一切取决于此”;对话上的——“对话多困难呀,尤其在你想把对话写得有个性时”;语言上的——“要把一些俗事说得既恰当又朴实,这简直是受罪”……这些困难的出现,与福楼拜的崭新艺术探索有关。福楼拜一改前人的写作路径与范式,把故事的传奇性降低,不写冒险故事,不写颂歌和浪漫小说,而

是写“像大自然那样行事,引起思索”的文学,“看上去很客观,但却颇费琢磨”的文学。待这些写作困难在五年漫长的煎熬中有惊无险地克服后,作品的原创性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因此,这部作品也被称为“新的艺术法典”。

中外文学史的经典作品启示我们,原创不是重复已知的世界,而是写作者用独特的视角去发现和创造不为人知的世界。原创不是刻意求新求异,而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经验和想象力的自然流露。正因如此,文学原创才是异常艰难之事。

在“五四”时期,面对古代经典的巨大影响,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开启了自己的探索。他们的探索经验,对我们当下的写作依然富有启示意义。对于写作的原创性,鲁迅先生虽然没有专篇系统论述,但散落于其书信、文章中的只言片语也很有洞见。他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同时,他强调要“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认为“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出新裁”。为了创造出真正有价值、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鲁迅呼吁作家们摒弃虚伪和欺骗,真实反映生活。他说:“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中国新文学在传统文学资源和外国文学资源的滋养下,在一代代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实践中,又积累了丰富的优秀作品。我们面对这样一座座高山,依然要像“五四”那一辈作家一样,探索出自己的新路,开辟出一片崭新的文场,走出“影响的焦虑”。

毫无疑问,写作(特别是创造意义上的写作)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如果我们稍微放松警惕,就会落入各种各样的诱惑。比如,洗稿的诱惑,甚至是抄袭的诱惑。从某种程度上说,很多抄袭行为的发生,来源于作家遭遇写作难度时的退缩和放弃,可视为一个写作者的懦弱和无能。面对一个场景的描写、一个比喻的寻找、一种情感的衔接,作家达不到自己理想的写作效果又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克服写作难度时,便从他人作品中移花接木,甚至直接复制粘贴,那么,写作的原创性就丧失了。这样的作品写出来,抄袭的祸根和地雷就此埋下了。你的内心也会自我煎熬,因为写作的价值和根基被你连根拔掉了,没有原创性的写作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看来,写作者在经验不足、表达不顺畅的时候,可以适当降低自己的创作量和发表量,真正沉下心来打磨自己的作品,在保持甚至提升原创性上下功夫。

在原创性问题上,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AI写作。我任职于一家文学期刊,编辑部收到越来越多的“AI稿”或“疑似AI稿”。这些稿件来自朋友投稿、熟人推荐、刊物邮箱等各个渠道。既然稿件来了,就得处理。要处理,就得面对一些绕不过去的现实问题。譬如,如果确认

一篇稿件为AI参与稿件,是否应该一律拒绝?一篇AI稿件如果达到了刊发水准要刊发吗?假如读者读到了刊物刊发的一篇“漏网”的AI稿件会有什么反应?这些普遍而现实的问题常常困扰着编辑部的每一个人。目前能做的是,先凭借编辑职业嗅觉,作出初步判断。针对有“AI嫌疑”的作品,再借用检测工具来检测。如果检测结果显示AI浓度为30%或者其他数字,也恰好印证了我的怀疑与判断。此时,我内心松了一口气:这个稿子经了我的手,但没有因为疏漏把它刊发出来。

以上是从编辑的角度来看AI写作。那么,回到作者的视角,回到原创性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AI写作?有作者(AI稿件的作者)与我们编辑“理论”和“争辩”,说我们这些编辑故步自封,守着所谓“纯文学”的幻觉拒绝拥抱技术时代,拒绝AI写作。我们回复,我们拒绝的是与AI合作写就的粗糙、低劣、无生命力、无原创性的作品。如果有人用AI写出了一部《红楼梦》或者一部《百年孤独》,我们会拒绝吗?实际上,真有这样的作品出来,彰显出丰富的原创性,而且毫无AI参与写作的粗糙感,那么,编辑或检查软件想阻止也没有办法阻止。当然,就目前的共识(当然也只是局部的共识)来看,作家可以借助AI做一些辅助的工作(如资料整理等),但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应该是自己写出来的。面向未来,也许会出现越来越成熟的AI作品,也可能有一些杂志会专门开辟栏目来刊发AI作品。但在这个进程中,人类写作者对原创性的追求不应该减弱,而文学编辑对文学原创的坚守也应坚定不移。

写作终究是如海明威所说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艰难过程。陈忠实特别认同这句话,甚至在将《白鹿原》创作手记集结出版时,将书取名为《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他说:“这句话尤其着重在‘属于自己’这个划界,可以说把作家的个性化追求一语道破了……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作家的独立的个性就彰显出来了,作品的独立风景就呈现在艺术殿堂里。”的确,“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不仅是一种写作技巧和写作道德,更是写作者确认自我、与世界深度对话的方式,它包含了写作者的生活、经验、情感、思考、想象、气息等,它是独一无二的、与众不同的。写作的原创即为此吧!(作者系《福建文学》杂志社常务副主编)



专家研讨《与鹤一起飞》

本报讯 由中国作家协会、湖南省作协、湖南人民出版社主办的长篇报告文学《与鹤一起飞》研讨会日前在长沙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视频致辞。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常务副会长梁鸿鹰、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副主席郭天保、湖南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出版处处长张云峰、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李晖、湖南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张勤繁,以及20余位专家学者和该书作者余艳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家》主编李云雷主持。

吴义勤表示,《与鹤一起飞》是由科研工作者、一线护鸟人、志愿群体共同谱写的生命守护之歌。书中鲜活的护鹤实践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兼具思想启迪与情感力量。作品犹如一面明镜,映照出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更像一把钥匙,引导社会公众深刻认识生态保护的意义,唤醒敬畏自然、善待生命的人文共情。

《与鹤一起飞》历时六年创作,近日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品以白鹤万里迁徙为线索,记录护鹤感人事迹,描绘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壮阔图景。与会专家认为,该书紧扣“国之大者”,塑造了跨时代护鹤者群像,让白鹤成为生态和谐的文化符号,兼具生态警示与人文思考。余艳表示,愿以文学为舟,守护自然与生命,抵达辽阔共生之境。(张昊月)

八方文讯

2025年度人民文学奖颁奖

2025年度青花椒·人民文学奖颁奖典礼近日在四川古蔺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名家、本届评委会委员、获奖作家代表参加颁奖典礼。

本届评奖中,范稳《青云梯》、王尧《桃花坞》获长篇小说奖,赵大河《大有》、骆平《这世间所有的飞禽走兽》、罗日新《巴图姆往事》获中篇小说奖,吕阳明《乌兰图嘎》、晓航《云间特快》获短篇小说奖,赵丽宏《为母亲作画》、胡性能《大江流》获散文奖,胡弦《高原升起》、邵俊《收藏星星的人》获诗歌奖,王剑冰《跃动的山影》获非虚构作品奖,韩今谅《雨过天晴》、金晖《先生》获新人奖,白鑫、叶海亚·穆赫塔尔获翻译贡献奖,张伟《狐狸,半蹲半走》、罗怀臻《我的大观园》获特别奖。

在同期举行的“青花椒·人民文学座谈会”上,作家、评论家、获奖作者及读者代表共同探讨新时代文学刊物办刊方向与发展路径。大家谈到,希望《人民文学》继续坚持“开门办刊”,持续拉近与读者、作者的距离,扩大文学覆盖面,让刊物更接地气。(王泓烨)

“湖山共翻书”西湖文学周举行

作为“湖山共翻书”西湖文学周启幕活动,4月23日,西湖文学院“阅读者说——西湖文学之夜”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西湖文学院召集人李敬泽,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程为民,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总经理、总编辑芮宏,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以及作家、阅读推广者、评论家代表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罗颖鸾、朱利伟、陈浩、池上、章瑾、刘子超从影像书香、地铁阅读、教学创作、乡土公益、行走写作等角度分享了阅读点亮人生的精彩故事。葛亮、哲贵、宝树、张楚、翟亚军等作家、评论家围绕创作理念、文学价值、全民阅读等话题展开对

话,诠释阅读对人不或缺的精神滋养。

西湖讲坛第3讲同期举行。作家乔叶以“文学映照人生”为题,回顾自己从乡村教师到作家的人生历程,分享从散文到小说的创作转型之路。她认为,要深耕经典原著、拒绝快餐式阅读,创作要“贴着人物写”,正视人性与生活的复杂性,传递“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人生态度。此外,文学周期间还举行了系列沙龙等多场活动,助推文学与城市、群众的深度联结。

深情书写兵团少年成长历程

张者长篇小说《天边》新书分享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北京作协副主席李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小说选刊》副主编顾建平、自媒体人六神磊磊和该书作者张者与会交流。

《天边》由作家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先后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25年度文艺精品工程扶持项目。作品以三位兵团少年成长历程为主线,深情礼赞一代代兵团人扎根边疆、接续奋斗、屯垦戍边、守护疆土的奉献精神。与会嘉宾认为,张者的作品善于将幽默感与现实主义结合,将散文笔法引入小说叙事,在看似轻松的笔触中承载深沉的历史重量。作者笔下的农垦生活既有丰厚的现实深度,又蕴含深邃的历史视野,是对兵团历史与时代人生的深情告白。作品巧妙融汇文化、刀郎文化与塔克拉玛干沙漠风貌于笔端,呈现出诗意、史诗感与历史厚重感并存的文学景观。

以语言灵性叩问生命价值

近日,由诗刊社、中国诗歌网、福建省作协和福建省泉州市文联主办的吴薇诗集《我在我里面放了什么》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吉狄马加,《诗刊》主编李少君,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中国诗歌学会会长王山,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刘宏伟,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林秀美以及30余位诗人、评论家与会探讨。

诗集《我在我里面放了什么》由江苏凤凰文

出版社与鸿儒文轩出品,收录了作者10年间创作的200多首诗歌,既延续传统诗歌的意境之美,也融入现代视角的创新表达。与会者认为,吴薇多年深耕儿童诗教领域,其创作在现实主义根基上,融合童心、田园意境与现代主义技巧,以语言的灵性叩问生命存在的价值,从而使诗集饱含童真与天然灵气的特质。

探索文学资源下沉的有效路径

4月25日,“悦读文学精品 弘扬时代精神”读书会在京举行。读书会由中国作协社联部指导,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主办,北京市通州区文联、通州区博物馆等单位承办。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党支部书记石记一宁,作家韩静慧、于志超等60余人参加活动。

读书会上,大家朗读了刘绍棠的《榆钱饭》、陈彦的《主角》、东西的《回响》,以及叶梅、冉冉、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等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来到现场的既有作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也有村民和学生。据介绍,此次读书会旨在充分发挥文学在促进乡村发展、培育文明乡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中的独特作用。活动得到通州区多个基层党组织的协同支持,形成了专业文学组织与乡村组织联动的良好模式,为优质文学资源的下沉与推广探索了新颖而有效的路径。

金鸡奖获奖影片在港澳展映

4月18日至21日,由中国影协主办的“繁花绽放”中国电影金鸡奖获奖影片香港、澳门展映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从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获奖影片中精心挑选出6部优秀作品在港澳进行了集中展映,并邀请影片主创、评委代表和业界专家进行了座谈交流。通过“经典展映+学术研讨+主创对话”的三维联动模式,构建起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交流平台。

此次展映的影片包括《水饺皇后》《长安的荔枝》《好东西》《唐探1900》《老枪》《但愿人长久》,涵盖不同题材和风格,既有对历史的深情回望,也有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兼具良好社会效益和艺术价值。这些影片不仅代表了中国电影当前较高的制作

水准,也体现了中国电影人对时代、对生活的思考与感悟。(许莹)

《大地上的庄稼》品鉴会举行

4月25日,由万卷出版公司主办的张少恩散文诗集《大地上的庄稼》品鉴会在辽宁沈阳举行。辽宁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文军,辽宁省作协副主席林雪,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卷出版公司社长兼总编辑王维良,以及李犁、宋晓杰、孙担担、姚宏越、廉玉印等专家学者和该书作者张少恩与会。活动由辽宁省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李皓主持。

《大地上的庄稼》收录了张少恩近年来创作发表的多篇作品,作者以饱满的情感、新鲜生动的词语描写和吟唱大地上的庄稼,感悟四季之美、人间之爱与故乡之情,表达了对勤劳的人民、朴实的生活、烧美的风物的赞颂。与会者认为,该书凝聚着黑土地的诗性,传递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关怀,散发着照亮精神家园的光芒,是新大众文艺视域下辽宁诗歌创作的新收获。期待作者未来继续探索深耕地域书写,以散文诗形式构建系统的城市文学标识。

《剑桥大学中国庙》展现李约瑟人生

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指导,浙江文艺出版社、之江出版研究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中心与主题出版研究院承办的“世界著名大学中国元素丛书”发布暨《剑桥大学中国庙》新书研讨会日前在上海举行。1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青年学者毛丹所著的《剑桥大学中国庙:李约瑟的问与科学史里的中国》系“世界著名大学中国元素丛书”的首部作品。该书以英国科学家、汉学家李约瑟这位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华文明的标志性人物为线索,带领读者走进李约瑟的传奇人生以及赓续其学术传承的李约瑟研究所的发展历程。与会者谈到,“世界著名大学中国元素丛书”的策划与出版,是以出版之力推动文明互鉴的生动实践。《剑桥大学中国庙》将科学研究与文明对话两个主题进行有效融合,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有益探索。(王曦月)

小小小说创作的「三板斧」

□高春雨

声音

很多人认为小小小说好写,因为短小。但实际上,小小小说并不好写,因为要在短的篇幅里写出意蕴来。小小小说上手容易,任何人都可以比画两下。但是,且不论优劣高下,写一篇文章,十篇呢?百篇呢?写得越多,越容易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要不开嘛。

都说小小小说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哪有那么多地方供你闪展腾挪?撑开内容,撑开形式,靠什么?靠想象力。想象力有多大,小小小说就有多大。

小小小说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有自己的讲究。它首先是小说,要有小说的基本要素。其次,它有自己的特殊性,即在有限的篇幅里抓住一个细节,立住一个人物,照见一段人性弧光。这实际上也是小小小说创作的“三板斧”。

先说细节。小小小说靠细节活起来。细节就是细小的情节。小小小说的情节不需要浓墨重彩,要把有限的笔墨用在丰富的细节上。小小小说的情节可以虚构,但细节一定要真实。细节的价值,不在于“细”,而在于“真”和“准”。真实的细节能让故事落地,准确的细节能让情感共鸣。所以说,细节是小小小说的血肉。

一般来讲,触发小小小说作家动笔的,就是生活细节。每一个生活细节的背后,都站着一个故事核,因为世间万物,如“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一句话、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就站在那,肯定有料。怎能说没什么可写的呢?那是我们对生活细节还缺乏敏感,没提炼出细节背后那个“料”罢了。这是我理解的小小说创作的“第一板斧”。

其次说人物。小小小说可以粗略地分为“故事类”和“非故事类”两种。非故事类小小小说追求先锋、实验和去故事化,有的还靠近美文,我们不在此里探讨。毕竟,故事类小小小说是主流。

人们常说,小说是要塑造人物形象的。的确如此,小小小说也不例外。为什么?因为细节再生动,也离不开人的行止。细节不能脱离人物而存在,情节也不能脱离人物去铺排。一切围绕人物,人物是小小小说的灵魂。

如何让我们的人物立得住?前面说了,靠细节,就是人物正在做什么、人物的行为对事件有何推动作用等。小小小说是写这个的。至于人物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的意义何在,作者不要直白地讲出来,要让读者去想象。作家说出来,等于打破了读者的想象空间。当然,小小小说有无限可能,题材广泛、形式灵活、表现自由,想象力可以“站在水中央”也可以“飞在雾里头”。依托这些元素,我们可以把人物写得鲜活一些。这是我理解的小小说创作的“第二板斧”。

再说人性弧光。小小小说是通过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的,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么,塑造一个立得住的人物,就算完事了吗?当然没完。我认为一位小小小说作家真正的志业,是照见一段人性弧光。

人性弧光,是渐悟,是顿悟,是内心深处被唤醒的过程,指人物在面临压力或陷入冲突做选择时所呈现出来的心灵轨迹。它让扁平化的纸片人,变成了有血有肉的“那一个”。它是人性变化的张力。进一步讲,小小小说的人性弧光,就是在2000字以内,让人物引领故事走,并使其“内心在转变、性格在成长、价值现在重塑”。具体表现为,人物从迷茫到清醒、从冷漠到温暖、从懦弱到勇敢、从沉沦到救赎等。它不是刻意的洗白或者洗黑,而是人性的真实流露;不是生硬的转折,而是按照自身逻辑成长而形成的一段弧线。

这是一种“直逼无意识的自我改变”。这是我最为认同的一句概括。小小小说中的人物,会“自我改变”,不用推教。这种“自我改变”可以是“无意识”的。这得有贵人啊!当你的人物会自己会自己走路的时候,走向似是而非,向貌似非而是,这时候你需要做的,就是直逼现场,就是客观描述。你有多冷静,你的人物就有多自在;你有多放松,你的人物就有多舒展。那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惬意;是对对……是真是假,是实亦是虚;向上亦向下,向左亦向右,向前亦向后……一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可以说,人性弧光是小小小说的终极所指。这是我理解的小小说创作的“第三板斧”。

在小小小说里,我们不用写人物的三头六臂,只需要抓取他最个性的一瞬间。人物的人性弧光,全靠一个精准细节来引爆:一双颤抖的手、一滴忍住的泪、一句反常的话、一个沉默的举动、最后高潮处,弧光最亮的那一刻,就是收尾的最佳时机。千万不要画蛇添足去解释。小小小说作者不动声色,要让读者动声色。

总之,写小小小说,要丰富一个细节、立住一个人物、照见一段人性弧光。这三板斧下去,风骨自现。后面的招数呢?后面无招,无招胜有招。(作者系广东省小小小说学会秘书长)